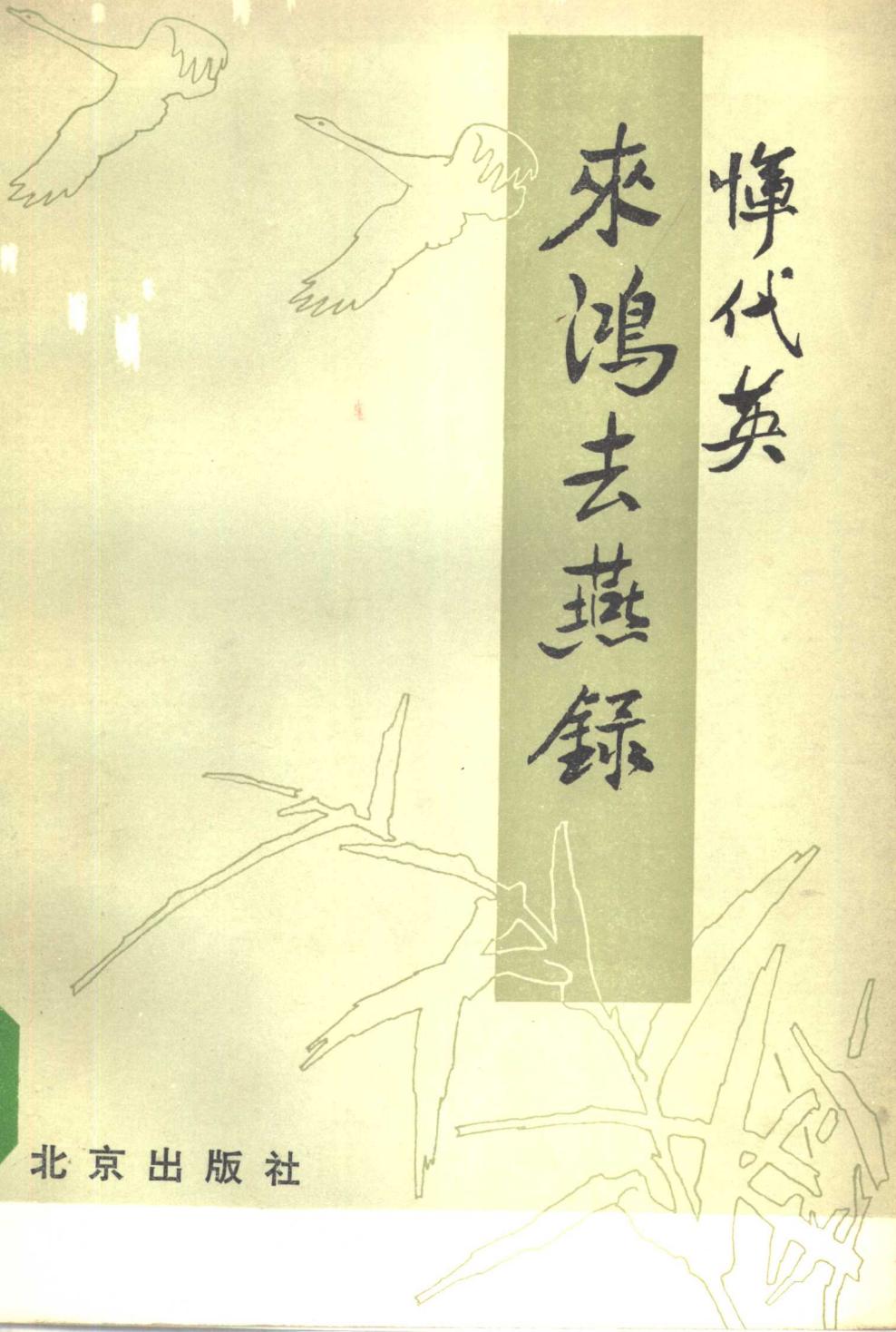


憇代英

來鴻去燕錄



北京出版社



恽代英 来鸿去燕录

张 羽 姚维斗 雍桂良编注

北京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政治活动家、青年领袖恽代英烈士的书信选。它从一个侧面真实地反映了恽代英同志从一个青年爱国者逐渐成长为卓越的共产主义战士，最终为党的事业献出宝贵生命的艰苦历程。书信针对当时青年在前进道路上遇到的各种问题，阐发了他对理想、革命和生活的正确观点，再现了他的高尚情操和道德品质，对今天的青年仍有重要的教育意义。

恽代英 来鸿去燕录

张 羽 姚维斗 雍桂良编注

*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崇文门外东兴隆街51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一厂印刷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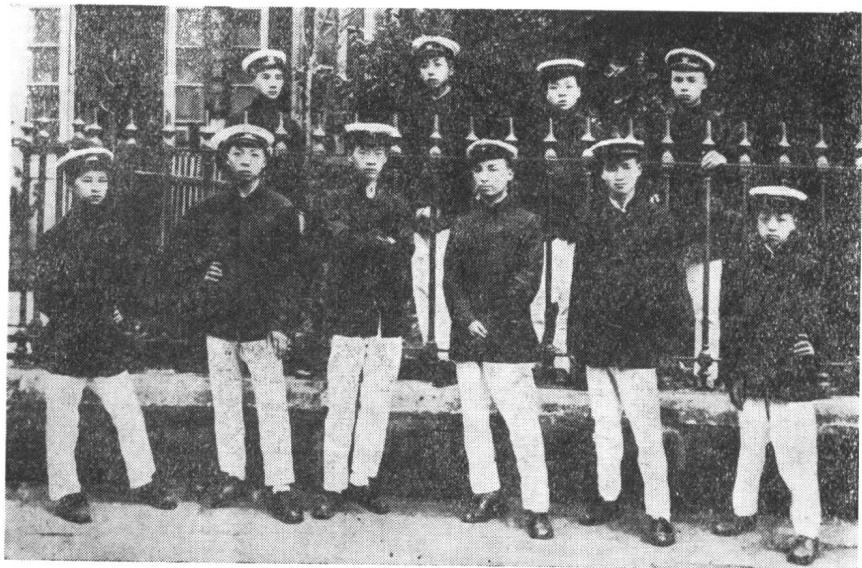
850×1168毫米 32开本 9印张 202,000字

1981年5月第1版 1981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6,000

书号：3071·341

定价：0.92元



一九一八年六月十九日，互助社部分社员合影。前排左三为恽代英，左四为林育南，左五为萧鸿举，左六为刘仁静。

一九二四年五月，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成员合影。前排左一为邓中夏，右一为向警予，中排左六为王荷波，后排左二为毛泽东，左七为罗章龙，左八为恽代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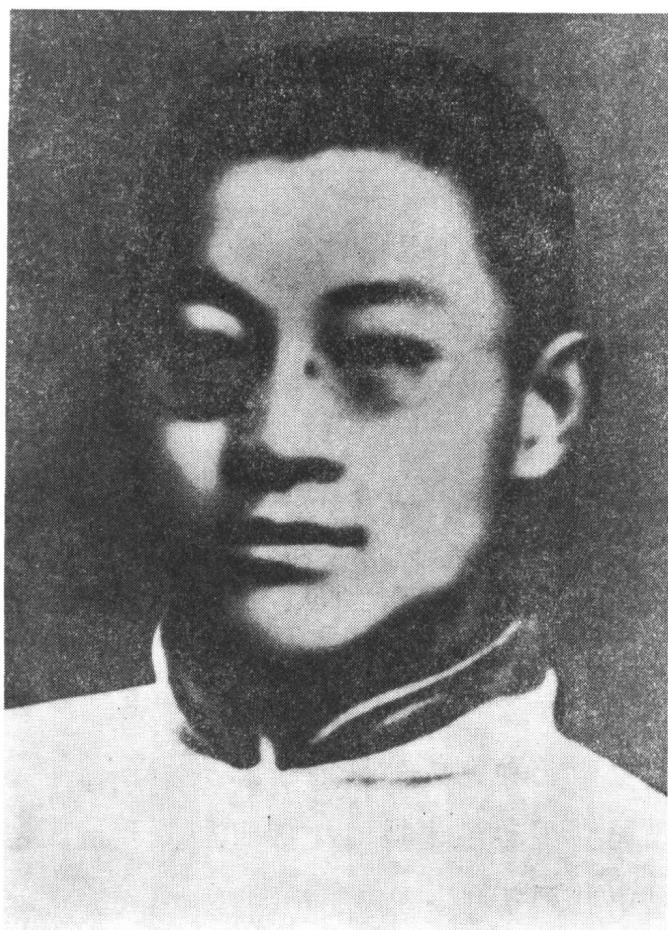


后排右起第二人为恽代英，第三人为黄日葵，第五人为刘仁静，前排右起第一人为邓中夏，第二人为夏明翰，第四人为阮啸仙。



恽代英手迹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恽代英(1895—1931)：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政治活动家、中国青年爱戴的领袖之一。江苏省常州人。五四时期在武汉领导学生爱国运动，并组织互助社、利群书社、共存社等进步社团。一九二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三年任团中央宣传部长和《中国青年》主编。一九二六年三月任黄埔军校政治总教官。一九二七年春主持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工作，同年五月，在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大革命失败后，参加领导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一九二八年后历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长和宣传部秘书长。一九三〇年五月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次年四月二十九日在南京狱中壮烈牺牲。

目 录

致代英（代序）	沈葆英（1）
安稟（1917年2月9日）	（5）
致叔澄师函（1917年2月26日）	（7）
致子强弟书（1917年3月7日）	（10）
致天豪书（摘录）（1917年5月3日）	（13）
复毕几菴书（1917年5月30日）	（14）
再复毕几菴书（1917年6月8日）	（16）
致聘三书（摘录）（1918年2月22日）	（21）
致沈葆秀书（一）（1918年3月1日）	（23）
致沈葆秀书（二）（1918年3月28日）	（27）
致涂瞻叔书（一）（摘录）（1918年4月3日）	（32）
致涂瞻叔书（二）（1918年4月20日）	（34）
致啸虎书（摘录）（1918年4月3日）	（36）
致吴致觉书（1918年4月27日）	（39）
致遜菴书（1918年5月2日）	（41）
致香浦书（1919年1月）	（43）
致希葛书（一）（摘录）（1919年6月22日）	（44）
致希葛书（二）（摘录）（1919年7月4日）	（45）
致希葛书（三）（摘录）（1919年9月）	（46）

复李白华（1919年7月3日）	(47)
复吉珊信（1919年7月）	(48)
复张复初信（1919年7月）	(50)
复谢伯平书（1919年7月6日）	(57)
致子孚信（1919年8、9月）	(60)
致若愚信（1919年9月）	(62)
致宗白华（1920年2月23日）	(67)
致少年中国学会同人（1920年4月22日）	(71)
致少年中国学会全体同志（1920年4月22日）	(75)
致夏敬隆（1920年4月）	(83)
致胡业裕（1920年10月）	(86)
致刘仁静（1920年12月21日）	(88)
致林毓英、林洛甫（1921年4月16日）	(95)
致沈泽民、高语罕（1921年4月29日）	(96)
致杨效春（一）（1921年6月9日）	(99)
致杨效春（二）（1921年11月）	(104)
致王光祈（1921年6月15日）	(109)
致奚季耕信（1921年9月12日）	(120)
勉和舍学会（1921年）	(121)
致杨钟健（一）（1921年11月）	(123)
致杨钟健（二）（1922年9月1日）	(126)
致施存统（1923年6月15日）	(127)
致葛季膺书（1923年6月19日）	(131)
致演存、守常、仲瑜（1923年10月16日）	(134)
读什么书与怎样读书？（1923年12月16日）	(135)
致舒新城书（1923年12月13日）	(140)

答谢瑞麟书：怎样做小学教师（1924年3月1日）	(143)
答陈宗虞君：造党（1924年3月8日）	(147)
致汪冀贤（1924年3月23日）	(152)
答正厂：学术救国问题(附正厂来信)（1924年4月 26日）	(157)
答郁青：革命与“杀人主义”(附郁青来信)（1924年 4月26日）	(159)
答震泰：脱离学校问题(附震泰来信)（1924年4月 26日）	(161)
答惠民：农村运动问题(附惠民来信)（1924年5月 3日）	(164)
答王秋心：文学与革命(附王秋心来信)（1924年5 月17日）	(167)
答若思：研究清史问题(附若思来信)（1924年5月 24日）	(170)
答郁青：关于政治运动的八问题(附郁青来信) (1924年7月12日)	(172)
答孝承：乡村运动问题(附孝承来信)（1924年7月 19日）	(177)
答T. N.：开除的冤枉与自学问题(附T. N.来信) (1924年10月18日)	(181)
答Y. G.：怎样做恶劣环境下的教师与学生(附Y. G.来 信)（1924年12月27日）	(183)
答砍石：军事运动问题(附砍石来信)（1924年11 月22日）	(187)
答崔苏：告一个脱离家庭的青年（1924年11月22	

- 日) (191)
- 答嘉猷：叫化子问题（附嘉猷来信）（1924年12月
- 6日） (193)
- 答李显衫等三君：生活，知识与革命（1924年12月
- 13日） (195)
- 答刘佩隆：军事运动问题（附刘佩隆来信）（1925年
- 1月10日） (199)
- 答张景良：退学呢？使全家跟着吃苦呢？（附张景良
- 来信）（1925年1月17日） (205)
- 答方斌：婚约解除之困难（附方斌来信）（1925年3
- 月28日） (208)
- 与李琯卿君论新国家主义（中国有无产阶级专政的可
- 能性么？为什么在国民革命运动中主张阶级争
- 斗？）（1925年4月4日） (210)
- 答程受光：国家主义与新国家主义（附程受光来信）
- （1925年9月28日） (220)
- 答刘英：广东军官学校与国民党问题（附刘英来信）
- （1925年4月11日） (222)
- 答淮阴儿：怎样打破灰色的人生（附淮阴儿来信）
- （1925年5月9日） (224)
- 问答三则（附朱霄、中哲、砍石来信）（1925年5月
- 16日） (226)
- 致杨力生信（1925年5月25日） (230)
- 答立木：改造妻子问题（附立木来信）（1925年7月
- 18日） (231)
- 答王永德：马克思主义者与恋爱问题（附王永德来信）

(1925年7月18日)	(233)
答 <u>蘭笑秦</u> : 暑假的工作与苏俄研究(附 <u>蘭笑秦</u> 来信)	
(1925年7月23日)	(235)
答 <u>刘忍</u> : 被压迫青年的问题(附 <u>刘忍</u> 来信) (1925年 7月23日)	(237)
致少年中国学会 (1925年9月27日)	(289)
附: 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一九二五 年九月十六日)	
答 <u>于忠迪</u> : 民族国际与民族解放(附 <u>于忠迪</u> 来信) (1925年9月28日)	(242)
答 <u>H. Y.</u> : 耶稣的力量(附 <u>H. Y.</u> 来信) (1925年 10月10日)	(244)
答 <u>王玄章</u> : 生活与压迫虐待(附 <u>王玄章</u> 来信) (1925年 11月20日)	(247)
答 <u>重良</u> : 五卅运动与阶级争斗(附 <u>重良</u> 来信) (1925年 11月28日)	(249)
答 <u>饮血</u> : 黑暗教育下军官学生的生活(附 <u>饮血</u> 来信) (1925年12月6日)	(252)
致 <u>柳亚子</u> (一) (1925年)	(254)
致 <u>柳亚子</u> (二) (1925年)	(256)
答 <u>格斯</u> : “木石鹿豕”与宣传工作(附 <u>格斯</u> 来信) (1926 年1月9日)	(258)
答 <u>纲枢</u> : 想到民间去者的生活问题(附 <u>纲枢</u> 来信) (1926年1月30日)	(263)
答 <u>仲崖</u> : 甘地与列宁(附 <u>仲崖</u> 来信) (1926年2月20 日)	(265)

- 答蒋方正：让迷恋旧风俗礼教的人去牺牲他们自己吧！
- （附蒋方正来信）（1926年9月） (268)
- 答刘三保工友（附刘三保来信）（1929年5月15日）..... (270)
- 狱中给党的信（1930年5月） (273)
- 编校后记 张 羽 姚维斗 雍桂良 (275)

致代英(代序)

沈葆英

你离开我们已经五十年，只有梦中常依稀相见。武昌城头的旗帜，洪山坡上的荒冢，香港的贫民窟，黄浦江边的阁楼，南京城外的监狱，都象抹不掉的幻影，常在我的心头萦绕。

一九八一年元旦，几位编辑同志把你生前的书信汇编成册送我浏览时，再一次唤起了我对你的深切怀念。我多么熟悉你那热情的语言啊！看着这些信，我好象又看到了你在南京监狱依依话别时略显苍白的面孔，听到你稍带沙哑的声音。你抑制着在牢房里长期受折磨的痛苦，乐观地对我说：“告诉家里人，不要挂念我。我争取早点出去，为家事尽力。我们的家会兴旺起来的。”你惦记着我们的党，我们革命的大家庭，还没有跨出牢门，就订下了出狱后的工作计划。不料由于叛徒顾顺章的可耻叛卖，在你有可能出狱的时候，突然遭到敌人的杀害。

你死时多么年轻啊！才只有三十六岁。

记得在葆秀二姐因难产殇逝时，你先后为她的亡灵连致四函，哀伤她死而不能复生。你英勇就义后，我虽不能祈求你重返人间，但是，真正的共产党人虽死犹生。我们为有你这样一个亲人而骄傲，党也为培育了你这样的战士而自豪。今天，在你就义五十周年的时候，出版社出版了你的遗文、遗书和日记，你的传记也正在编写，这说明了党和人民永远记着你。

回顾你和二姐共同生活的三年，正是你在大学刻苦钻研探求真理的时候，也正是中国人民寻求革命道路的时期。那时你受了安那其主义的影响，思想上有不少浪漫成份。通过五四运动等一系列斗争实践的教育，你找到了能够救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和为实现这个真理而奋斗的中国共产党，你，作为一个阶级战士，投身到更广阔的战场。

十年间，你由武汉而宣城，而泸州，而成都，而上海，而广州，经历了血和火的战斗，又回到了处于大革命高潮中的武汉。也就在这十年里，你作为我的启蒙老师，常常通过感人的书信，引导我，教育我，叫我如何去“出卖阶级”（就是后来通常说的“背叛本阶级”）；叫我如何打破封建枷锁，掌握自己的命运，走进社会，独立谋生。我受到你的鼓励和支持，冲破家庭的牢笼，考进女师，并在女师入团、入党。当我从一个不懂事的少女长大成人时，也投身到你所服膺的事业中来，和你肩并肩地一起战斗！十年，多么富有深意的十年啊！我们在珞珈山后二姐的坟头，埋葬了悲惨的过去，开始了崭新的战斗生活。

我们共同生活的三年，又是多么惊心动魄的三年啊！大革命失败后的黑暗年月，港、粤、沪、宁，监狱刑场，刀光剑影，慷慨悲歌，直至那个血腥的日子，在南京城西的江东门外，你以你的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中国共产党人在第一个战斗的十年中悲壮、忠贞、璀璨的一页。你短暂而壮丽的生命，在匪徒的狂叫和人民的悲愤中获得了永生。

我怀着当年拜读你的来信时那样激动的心情，读完了你的八十多封书信。从第一封你在一九一七年二月写给老父的安禀，到最末一封你在一九三〇年五月在敌人死牢中写给党中央的报告，我深切地感觉到：你在书信中所表达的思想感情，基本上是你淡

泊诚实的一生的真实写照。我好象又回到我们共同生活过的地方武昌的涵三宫、得胜桥，看到你怎样惨淡经营一个清苦的家庭，使家人免除冻馁；我仿佛又看到了上海龙华附近敌人阴森的监狱所在地漕河泾和南京城外的江东门，看到你如何毁容骗敌的艰苦斗争。我清楚地记得，在你就义以后，我流浪江南，到处找党，生活无着，我常常在心中呼唤着：代英啊，代英！念着你的名字，我增添了勇气。在抗日战争的隆隆炮声中，我终于找到了恩来同志，回到了党的怀抱。十年浩劫期间，当我被遣送塞外，孤独无依的时候，我又多次呼唤着：代英啊，代英！你的名字再次使我增强了信心。后来，在邓大姐的关怀下，我才回到了首都，踏上了新的征途。

我更清楚地记得，在我们党的事业发展发生挫折的时候，你在挽救危局的斗争中，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矢志不移的坚强信念和威武不屈的铮铮铁骨。你跟着恩来同志组织了南昌起义，你配合太雷同志发动了广州起义，哪里需要你，你就奔赴哪里。在敌情复杂的香港，你和中外特务间谍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白色恐怖血腥逼人的上海，你一直坚守在毫无保障的前沿阵地上，和军警宪特进行着短兵相接的白刃战。党的六大后，当共产国际指示要毛泽东、朱德同志离开苏区的时候，毛泽东曾经提出请求，派你去中央苏区代替他。你一介书生，赤手空拳，从何有这样大的威力呢？你怎样会受到同志们这样的信任呢？因为你掌握了马列主义的锐利武器，你有一颗忠诚党的事业的火热的心，你有着相信群众、热爱群众的朴实作风。

人们清楚地记得，五十年前，当你在石头城下的江东门外英勇就义的时候，你在监狱的刑场上，怒斥独夫民贼蒋介石比窃国大盗袁世凯还要凶残，预言中国人民定会推翻国民党的反动政

权。你的凛然正气和慷慨言词，鼓舞了很多难友，狱中党支部曾作出决议，用你的事迹来激励活着的战士。五十年后的今天，当你的英灵从南京雨花台前遥望北京天安门的时候，我们党的事业经过浩劫后正在复苏，我们的党风受到破坏后正在恢复，我们的青年饱受摧残后正在重获健康。处此四化建设的新时期，你的思想、品德和文章，对培养教育更新的一代人，是多么需要啊！在我们工作的那个单位，就有很多青年人恳切地问我：你们年轻的时候，是怎样工作、学习和生活呢？是怎样对待理想、情操、苦和乐、公和私的？是怎样处理爱情、婚姻、家庭的？面对着这新一代的对人生哲理的探索者，对于这些十分严肃的人生问题，我只能够一般地回答他们，但远未能象你当年那样为那一代的青年一一作出满意的解答。而你的这些书信，却说出了我心中想说的话。虽然它说的都是半个世纪前的事，探讨的是当年的一些重大问题或根本问题，但对今天的青年，仍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对所有热血青年，真理的追求者，幸福的创造者，这些书信是多么宝贵的精神食粮啊！

代英，当我给你写这封信的时候，我早已年逾古稀，我们当年那个绕膝而转的儿子——就是恩来同志他们常逗着玩的小毛弟，也已经年过半百，我们的第三代人——孙女儿和千千万万的少男少女们，正在五星旗下健康成长。新一代的青年人正扬起风帆，鼓浪前进！代英！让我们象当年那样，和新一代的青年人并肩乘风疾进吧！

一九八一年一月